

朱维坚 著

黑白道2

暗算

作家出版社

黑白道 2

暗算

朱维坚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白道 2:暗算/朱维坚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5. 1
ISBN 7 - 5063 - 3137 - 3

I. 黑… II. 朱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7886 号

黑白道 2:暗算

作者: 朱维坚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 苏红雨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 - 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乾洋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330 千

印张: 13

插页: 3

印数: 001 - 20000

版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3137 - 3

定价: 20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谨将此书献给喜爱我的《黑白道》和《使命》
的朋友们。

在本书中，你们将再次看到李斌良、林荫、
秦志剑、苗雨等人的身影。

我知道,文学作品应该给人以美的享受,不应去展示血腥和残忍。但是,文学来自现实生活,作家面对残忍,不能像鸵鸟那样把头钻到沙堆里,去杜撰莺歌燕舞。回避,绝不会使残忍自行减少,只能使它更为嚣张,只有把它暴露在阳光下,唤起人们的警觉,起来和它斗争,残忍才会恐惧,才会退却,才会减少,才会消失。所以,一些总是想蒙上人们的眼睛、捂上人们的耳朵,不让人们直面残忍的好心人,用心可能是好的,但是,实际上却成了残忍的帮凶。

所以,我绝不这样做。

所以,这部书和我以往的作品一样,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残忍、阴谋、黑暗、罪恶和血腥,同样,更不乏与其进行殊死斗争的正直身影,不乏我和战友们的热血豪情以及对光明的追求与渴望。

作者手记

暗 算

黑白道 3

开篇：	残忍	1
一	受命	7
二	我来晚了	28
三	居然有这样的书记	47
四	险情	71
五	蛛丝马迹	98
六	特殊的联络员	127
七	目击者	154
八	知情人	176
九	灭口	201
十	难以置信	228
十一	心声	249
十二	营救	262
十三	转机	284
十四	深入	311
十五	可怕的真相	335
十六	血色黎明	359
十七	真情	386
十八	结局：回报	405

开篇：残忍

1

这是一片居民区，一片平房居民区，这是晚冬的一个傍晚。已过了晚九时，这是居民区内一幢普通的住宅，一个六十多平方米的小屋。这是一个普通而幸福的家庭，推门进入室内，会一眼看到在这个房间的墙上，挂着一家三口人的合影照片，妻子和女儿微笑着依偎在丈夫和父亲的身旁，脸上写满了安全和幸福。此时，不到四十岁的主妇正在后屋叠着刚刚洗完晾干的衣服，等待着在外忙碌的丈夫和上晚自习的女儿归来。

这是一幅幸福的图景，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。

可是，这个家庭和它的主妇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们的幸福即将结束，此刻，死神就潜伏在外边，潜伏在住宅的东房山处。

这里地处城郊，天已经完全黑了，院外的街道上已经看不见行人。因为这个住宅实在太普通了，没有什么安全防护设施，甚至连大门都没有锁，所以，死神轻而易举地进入院子。由于屋子又挂着窗帘，亮着电灯，既隐蔽了死神的身影，又使他能大略看清眼前的环境。他就这样潜伏到房山处观察了好一会儿，确认屋子里只有一个女人之后，才悄然来到屋门外边。

凶手实在是太顺利了，当他推门的时候，居然发现屋门也没有上锁，一推就开了，于是，他顺利地进入室内，直接扑向后屋的屋门，扑向

早就盯准的目标。

中年女人一点也没察觉死神已经来到，她听到了身后的动静，可是，却连头都没回，只说了句：“吃没有，饭在锅里热着！”等她觉得不妙，刚要回头的时候，死神已经扑到她的头上，不，扑到脖颈上。一根特制的细而坚韧的绳索套在她的脖子上，她想挣扎已经来不及了。于是，她连凶手是谁都没看清，魂魄就离开了躯体。

他虽然知道她已经死了，可是，双手仍然紧紧地勒了一会儿，才缓缓放开。于是，她温热的身体就贴着他的身子，缓缓地躺到了地上。他没有再看她一眼，因为他知道那会很难看。他走到房门口，向外倾听着，等待着，很快，外边响起轻捷的脚步声。他急忙又退回后屋，隐在门后，再次把那个死亡的绳索拿了出来。

很快，有人走进了屋子，向后屋走来，一个女孩子的叫声传进来：“妈，我回来了……”

门开了，女孩儿走进来，叫声也戛然而止。

“妈……”

这是她留在这世界上最后的声音，而听到它的，只有死神。

她很快也倒在母亲身旁。

业务顺利完成。

这回，他瞥了一眼她的尸体。他明白，自己吃的就是这碗饭，这是自己的生存方式，杀人固然不是好事，这种事也不是好人干的，可是，自己绝不是最坏的人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很多比自己更坏的人，譬如，雇佣自己做这种事的人！

这么一想，他就迅速恢复了心理平衡，开始做第二件事：伪造现场。按照约定，杀人后，他还必须制造成盗窃或者抢劫的现场，给人的感觉是：盗贼进入室内，本是为了钱财，可是，忽然被女主人发现，他不得不杀人灭口，后来，女儿又回来了，也同样被他杀掉。他很乐意这样做，因为，这除了能欺骗警方，干扰他们侦查破案，还可能会有意外收获。

于是，他开始翻动室内的东西，箱柜，抽屉，肆无忌惮。可惜的是，他没有找到钱，一分钱也没有找到。他有些生气，一边在心里骂这里的主人穷鬼，一边继续翻找着，希望能翻到些什么，直到他打开后屋卧室

一个地桌上锁着的抽屉。

这个地桌很普通，很旧，可是，地桌上有个抽屉却紧紧地锁着。这里边一定有值钱的东西，或许，就有现金。他抱着这样的想法，决定打开它。对付它实在太容易了，他从怀中拿出螺丝刀（这本来是准备开门锁的），只两下子，抽屉就向他亮开了秘密。

他很失望，因为抽屉中只有一些纸张和本子，根本没有需要的钱。他觉得很晦气，可是，他马上又想，既然是普通的纸张本子，为什么要这样小心地锁好呢？他又手忙脚乱地翻起了抽屉里的纸张，很快发现了几份红头文件，上边印着中共山阳县委员会的红头文件，这使他意识到自己侵害的可能不是一个平凡的家庭。

莫非，这家的男主人是山阳县委的什么领导……

不会。他马上改变了看法，一个县委领导怎么会住这样的房子，家里怎么会这样贫寒……

可是，他还是有点不放心，于是决定不再拖延，又翻动了几下，就匆匆走出屋子，来到门口，向院子悄悄望去。

院子里，一片平静祥和的景象，没有一个人影。再往院外看，没有路灯，光线很暗，家家户户的院墙、樟子形成的拐角，胡同，黑影憧憧，没有一点异常动静。他吁出一口长气，悄然走出屋子。

在跳出院子的时候，他好像听到了一点动静，他把手伸进怀中，摸着匕首四下寻觅了一下，可是，他什么也没有发现，他认为自己可能听错了，没有仔细寻找，就匆匆离开了。

在走出他认为的危险地带时，按照预先的约定，他拿出手机，拨了一个号码，简单地说了一句：“生意成交。”然后就转身向另一个方向走去。这时，他看到远方矗立着一幢幢高高的居民楼，心里再次确认，那个家庭的男主人不可能是什么县委领导，否则，他为什么不住到那里边呢？明天，那个家庭剩下的人一定会痛悔没能住到那样的房子里。

可是，他不知道，自己完全判断错了。

几分钟后，一个电话打到山阳县委书记郑楠的手机上，当时，他正在一个酒桌上。

2

县委书记在酒桌上。绝大多数读者读到这里，眼前都会浮现出一幕灯红酒绿的场景：一个红光满面的腐败分子端然而坐，眼前是美酒佳肴，两旁是大款美人等衣冠楚楚的高雅人士。可眼前的事实却完全相反，这个酒桌设在远离县城一百多里外的荒郊野外，设在一个帐篷里，桌上摆着简单的几个菜，在座的更没有什么红粉佳人和高雅之士，除了县委书记郑楠和承建商孙铁刚以及司机小丁，都是一些灰头土脸的民工。

手机响起时，郑楠正端着酒杯在讲话：“……这条公路的建设，对山阳经济建设的大局具有重要意义，可以说，这是给山阳的腾飞安上了翅膀。为此，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，真诚地对你们表示感谢，并向你们道一声辛苦，希望你们再接再厉，使这条希望之路早日通车。我知道你们很不容易，也没有什么能帮助你们的，只以县委书记的名义保证，一定及时足额支付你们应得的工资……孙董，能做到吧！”

孙铁刚：“书记已经作了保证，我敢做不到吗？”

就在这时，郑楠的手机响了。可是，他仍然坚持着把话说完：“我虽然不会喝酒，可今晚说什么也要和大家喝上一杯。来，干！”

众人一起举杯：“干！”

酒干之后，郑楠才把手机放到耳边：“您好，请问是哪位？”

手机中一个喑哑的嗓子：“郑书记，你忙什么呢？别忙了，快回家去看看你的老婆孩子吧！”

郑楠：“你说什么……”

对方冷笑一声，把电话放下了。

郑楠拿着手机叫了两声，再无动静，只好把手机放下。

这时，孙铁刚看到，郑楠的脸色忽然大变，他强自镇定地对他说：“孙董，你们先慢慢喝，我有点事，得马上回县里！”

孙铁刚发现了异常，关切地问：“谁打来的电话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郑楠没有回答。

孙铁刚：“郑书记，到底怎么了，你的脸色……郑书记，我送你回去吧！”

一个小时后，郑楠在孙铁刚和司机小丁的陪同下回到家中。他双腿发软地踉跄着奔进院子，要不是孙铁刚和小丁搀扶，几次差点摔倒。当他恐惧地走进屋子，看到妻子和女儿的尸体时，他只叫了一声她们的名字，就晕了过去。

就在晕过去之前的一瞬间，他意识到，从此刻起，他的生活和生命的意义完全改变了。

3

山阳县公安局领导及刑警大队和刑事技术人员接报后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，勘查，走访，开始了紧张的破案工作。可以想见，县委书记的妻子和女儿被害，当地公安机关承受着何等压力，他们投入全力进行侦查。然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过去，案件却一直未能破获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郑楠渐渐恢复过来。最起码表面上是这样，他照样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，照样起早贪晚深入基层，照样开会讲话，批评训斥，好像和往常没什么区别。但是，他身边的人还是感觉到，他人瘦了，话少了，头上出现了白发。同时他们也发现，他的身上多了一种让人敬畏的、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息。相应地，他的影响力、权威性也就更大了，他说的每一句话的力度也更大了，县里的各项工作也更加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。

尽管现场被翻得一塌糊涂，给人以盗窃、抢劫的印象，但是，无论是警方还是山阳的百姓，都认为这是一起报复杀人案，广大群众更是对凶手刻骨痛恨，并为他们衷心爱戴的好书记受到的伤害而痛苦不已。

案件长期不破，公安机关压力越来越大，不但县公安局全力以赴，市公安局也直接介入，省厅也频频过问。可是，三个月过去了，还是没有任何突破，甚至没查到一点有价值的线索。尽管郑楠专门到公安局来过一次，给参与破案的人员卸担子，说案子不可能都破，破不了很正

常,不要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起案子上,不要因为这一个案子影响全县的治安工作。可是,公安机关哪敢怠慢,县委书记的高姿态给了他们更大的压力,他们投入了更大的力气开展工作。

鉴于大兵团作战的时机已经过去,山阳县公安局的上级白山市公安局领导经过研究,决定从各市公安局、分局抽调精兵强将,组成专案组,专门攻坚。

专案组组成人员由市公安局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林荫负责选拔。这天傍晚,他伏在办公桌前,在经过慎重思考后,拿起笔,在眼前的白纸上写下几个人的名字,第一个写下的是:李斌良……

一 受命

1

在林荫写下李斌良名字的同时,李斌良正牵着女儿在街头徜徉。

严冬已经过去,初春悄然来临,路旁的树木已经吐出了绿色的嫩芽,虽然晚霞已逝,暮色降临,街道上仍然行人不绝。街灯灿灿,暮霭温柔,远处的喇叭里,一个男歌手正用忧郁的嗓音唱着一首抒情歌曲。李斌良就在这样的情境中,牵着女儿的小手漫步前行。

三年来,他的很多周末都是这样度过的。离婚时,他净身出户,把住宅楼及家庭的所有财产都留给了她们。毕竟和她同床共枕过几年,毕竟有一个共同的女儿。尽管离婚了,他也希望她们生活得舒适一些。只是在女儿的归属问题上,他实实在在地苦恼了很久。他爱女儿,他希望和她生活在一起,可是,他知道自己职业特点,不可能有充裕的时间照顾她,也没有精力和王淑芬进行旷日持久的诉讼,所以,只能同意女儿跟她一起生活,而自己只能在节假日星期天时看上她一眼。如果来了案子,这一眼也就看不上了。因此,他非常珍视每次看望女儿的机会。今天下晚班前,他早早赶到学校,把女儿接出来,带她吃了一顿烧烤,然后,就开始手牵手的街头漫步,暮色中的歌声勾起他心中的苦涩,温馨伴着惆怅和忧伤弥漫在心头,久久挥之不去。

离婚后,他一直再未组成家庭,至今仍孑然一身。每到晚间,回到

办公室那张单人床上,无论他怎样回避和忘却,那种形影相吊的孤独感还是强烈地渗透他的身心,他的神经。因此,他也就格外地思念女儿。对他来说,和女儿共度周末就是最好的节日。所以,每次见到女儿,他都会久久不愿和她分开。今天晚上也是如此,他知道天不早了,应该送她回去了,可是,却仍然不愿放开她的小手,他想尽量和她在一起多呆一些时光,多享受一会儿这样的温馨。

然而,他万没想到,温馨被突然而粗暴地打破了。他居然和女儿共同目睹了一个血腥的场面。

2

事情是在没有一点征兆的情况下发生的。当时,有三个男子向着李斌良父女迎面走来,没有任何异常。李斌良只是无意间打量了他们一眼,走在中间的是个四十出头的矮个儿中年男子,看上去有点面熟,却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,身后还一左一右保镖似的跟着两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子。左边的是个大块头,体壮如牛,右边的青年块头虽然小一些,但身材也很矫健。当时,他们也看了他一眼,但,双方都未搭话,相安无事地交臂走过。

就在这时,事情发生了:李斌良看得清清楚楚,那辆摩托车从街角拐过来,驶上人行道,迎面向自己驶来。

摩托开得极快,而且是逆向行驶,还驶上了人行道,这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。可是,他只以为是个飙车的小青年,也没有多想,抱起女儿闪到一旁,还想训斥几句,可是,摩托车风一般就从身边驶了过去,加之天色暗,驾车人戴着头盔,面目看不清,也不容他开口。他下意识地掉过头,目光跟随着飙车者,就这样,他看到了那个场面。

摩托车向着三个男子的背影撞去——那三个与他擦肩而过的男子。

具体地说,是撞向走在中间的矮个儿中年男子,而且,在接近男子时,摩托手的手中还出现一把闪着寒光的利刃。

三个男子还浑然不觉,依然漫步向前走着。

震惊之下，李斌良已经来不及做别的，只脱口叫出一声：“小心——”

也许是听到了李斌良的叫声，也许是本能地觉察到危险，三人及时地转过头来，发现撞来的摩托车。左右两个青年飞快闪开，只剩下中年男子怔在原地，而袭击的利刃已经向他头上砍去。

李斌良心里说了声：完了！

然而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已经闪开的青年男子突然又冲上来，猛地把矮个汉子往旁边一拉，躲开了摩托和利刃，可是，那把利刃已经落下，中年男子躲开了，却落到青年男子的肩上。于是，一声惨叫清晰地传过来。

摩托车迅速向远处驶去。

李斌良下意识地捂上女儿的眼睛，心突突跳个不停，这还了得，太大了，太猖狂了……他把女儿放到路旁：“不要乱走，等着爸爸！”然后拔腿跑过去。

这时，受到袭击的三个男子已经向前追去，跑在最前边的，是那个中了一刀的青年，他虽然受了伤，速度仍然极快，矫健的背影迅速消失在远方。

落在最后边的是矮个儿中年男子，他一边追赶一边大骂着：“快，追上他，抓住他，杀了他！”

可是，这显然是徒劳的，人的脚步再快也无法和摩托车竞赛，它眨眼就没了影子。李斌良一边向前跑，一边拿出手机拨通 110，把情况简单介绍一下，要其通知有关警员马上出动，同时，指示刑警大队长胡学正带人尽快赶到现场。

李斌良放下手机，又跑了几步也停下来，因为，他看到追赶的三个男子已经折返回来，受伤的青年走在中间，矮个儿汉子和另一个保镖搀扶着他。李斌良急忙迎上前，伸手阻拦：“请等一等，怎么回事，我是……”

他的“警察”二字还没说出口，中年汉子已经不耐烦地伸出手臂猛地一推：“滚开，别碍事！”由于他用的劲儿很大，李斌良没有防备，不由踉跄了一下，差点摔倒。

李斌良有些恼火，稳住身子，一把揪住矮个儿男子：“你们站住，怎么回事，我是警察！”

三个男子这才停住脚步，互相瞅了一眼，盯着李斌良。矮个儿中年男子愣了片刻，突然像抓住凶手似的一把抓住他：“什么，你是警察，那好，这事你都看到了吧，就交给你了，有人要杀我，你赶快去追他，把他抓住！你听见没有，还等什么，快点呀……”

一种强烈的反感在心中生出：这是干什么呀？你是受害人，不假，也不能用这种口气对待警察呀！然而，他此时无暇计较这些，只是耐心地说：“我已经通知了110，可是，你们得协助我们工作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中年男子：“你不是看见了吗？我们就这么走着，不知从哪儿来了辆摩托，要杀我。事情发生在你们江泉，你是警察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”

话仍然难听，可一下把李斌良问住了。他迟疑了一下：“这……不管怎么回事，你们得协助我们调查呀，走，赶快跟我去公安局！”

矮个儿男子：“不行，你没看见吗，我们有人受伤了，得去医院！”

体壮如牛的大块头也大声地：“对，我们得去医院看伤！”

这个要求合理。李斌良看了一眼受伤的青年，他正痛苦地手捂眉头看着自己。他想了想：“去医院可以，但是，去一个人陪着就可以了，留下一个人跟我去公安局！”

矮个儿男子还想坚持己见，受伤的青年说话了：“赵董，我自己能行，你和大刚哥跟警察去吧！”

矮个儿男子想了想：“不，让大刚陪你去，我一个人去公安局！”

3

李斌良带着矮个儿男子回到案发处，发现女儿还站在路旁等待，而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沈兵已经带着几个弟兄赶到，正向聚集在附近的群众进行询问。他一扭脸看到李斌良，急忙迎上来：“李局，怎么回事啊？”

李斌良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，沈兵听完又转向矮个儿男子问怎么回事。矮个儿男子依然愤愤地：“你们咋都问我呀，我刚到江泉，咋能知道怎么回事？我还想问你们呢！”

沈兵不高兴地：“你这是什么态度？”

矮个儿男子：“你说什么态度，我是受害人，我的弟兄受伤了，你们不去抓坏人，老盯着我干什么？”

沈兵还想争论，李斌良将他止住，要求他马上采取相应措施，在调查走访的同时，配合交警、巡警设卡堵截，排查车辆，然后，要开沈兵的车带矮个儿男子回局。可是，矮个儿男子却说：“别了，开我的车去吧！”

李斌良：“你的车在哪儿？”

矮个儿男子：“帝王大饭店！”

李斌良抱着女儿，跟着矮个儿男子赶到帝王大饭店门外，一眼认出了他的车。

因为，它实在太醒目了。

它是一台加长林肯。有几人正围着它看稀罕。

矮个儿男子器宇轩昂地向林肯轿车走去。

这时，李斌良才意识到其人身份不凡，并马上猜到了此人是谁。

李斌良：“对不起，我还没来得及问您的身份，请问您贵姓，从哪里来？”

男子：“免贵姓赵，从白山来。”

果然是他。

李斌良借着饭店门外的灯光打量了他一下，四十左右年纪，车轴汉子，其貌不扬，一双难以琢磨的眼睛也在打量着自己。真看不出，他就是那个白山地区家喻户晓的人物，怪不得看他面熟，怪不得他说话是这种态度，原来……

李斌良：“您是……赵董……”

男子：“赵汉雄。”

猜想被证实了，李斌良的心猛然沉重起来。想不到，这样一个人居然在本县出了这种事，而且被自己碰上了。如果案子一时半会儿破不